

癩

對於天生黝黑的瑪麗亞而言，學會不去在意那些不鏽鋼上倒映的黑影，是她進入我外公家幫傭的第一步認知，也是唯一的認知。

——鍋子、鏟子、刀、電冰箱——如果不是瑪麗亞提起，恐怕永遠不會有人注意：我們長期以來的生活，居然已經被這些終日發光的金屬所包圍！更令人吃驚的是，由於瑪麗亞的勤奮刷洗，使得我外公有一天氣極敗壞地從廚房裡「逃」出來：

「夭壽命！是誰在冰箱那丟了一個老皺皺的尪仔仙？要我雙腳緊伸直、早日去西方唸佛是否？」

爲了這件事，我和我表哥竊笑了好幾個禮拜，因爲我們從來沒見過我外公慌慌張張的樣子——如果在平時，他會斥責瑪麗亞動作太慢、煮的菜太鹹、拖把怎麼老是沒有擰乾——然而那一次，他什麼也沒說，一個人默默坐在大廳裡，取出茶葉、燒開水，嗚嗚的沸騰宛如四周生出團團哀傷的情緒。

瑪麗亞在一旁囁嚅道：「阿公……阿公你ㄅㄨㄟ要生氣啦，我幫你弄『一隻』蘋果，好嗎？」

我外公沒有答話。

瑪麗亞又說：「那我幫你剝『幾條』花生好不好？」

我外公搖搖頭，叨上一根長壽菸。

「我——」瑪麗亞還要說，迎面而來的煙花噙得她咳出淚來。

只見我外公撇過頭去，對著那尊被香柱燻得又黑又亮的觀音嘆口氣：「欸，老囉，老啊……」

那是我外公第一次意識到年歲的殘酷。

根據我母親的說法，直到瑪麗亞來家裡幫傭前，我外公始終認為他是鎮上「最少年」的男子漢——每天天一亮，他就抹好賓士髮膏、一身花襯衫，喀噠喀噠上街去吃一碗十塊錢的豆菜麵——有人私下對我們提起，說是曾經目睹我外公和一名女人糾纏不清，但我母親堅持不信，她認為就算是「ㄉㄚˇ小姐」，我外公也會很優雅地說「請」、「謝謝」、「對不起」。

「因為他自細漢就出來趁食了嘛。」我母親咬了一口菜脯蛋說。

言下之意，少年子弟江湖老，我外公豈有不明世事的道裡？

也就是那一天清晨，我外公的「癩頭」又犯了，照例頭髮油亮亮地準備出門去王公廟埕前，不料被瑪麗亞從背後叫住：「阿公——阿公，ㄉㄚˇ要再去吃那個只有豆菜和ㄉㄚˇ油啦！不好、不好！」

「咳咳咳！」

我外公急欲辯駁什麼，喉頭一陣激動——他拍拍胸脯、喘口氣，瞥了一眼瑪麗亞，問她衣服洗好沒？牛奶泡啦？佛壇擦乾淨嘍？屋外的木瓜樹澆水啦？昨晚吃剩的破布子有沒有拿菜罩蓋好？還有還有，待會要拿去給我外婆的雞湯記得不要加鹽吶，啊？

瑪麗亞扭乾手中的抹布，牢牢盯著逆光裡的人影，好一半晌說：「阿公，你真像是我ㄉㄚˇㄉㄚˇ——」

家裡的環境早就井然有序，那塊懸在客廳裡的匾額更是閃閃發亮，屋後的甜味像一碗放大的荷包蛋加熱豆漿，溫暖地浮現其上凝凍的薄膜。我外公一隻腳佇在屋內、一隻腳佇在屋外，下巴尖尖地望向天空，然後脫下襯衫，甩開瑪麗亞從旁的扶持，一面走一面將甬道裡的電燈一盞一盞捺熄：

「無采電！」

沒有人明白我外公如何被說服——大部分的時候，我們皆不太理解瑪麗亞的言語——不單是她身為印尼人的奇異口音，還包括她來自「另外一個世界」的思考方式：好比我始終納悶著：「像我ㄅㄩㄅㄩ」這句話究竟意味著什麼？為什麼我外公居然這麼被瑪麗亞打動了？

那時候，我十五歲，寄住在我外公家準備重考高中，身外的一切彷彿封存於一具保特瓶底，透過塑膠材質的堅韌變形，四周景物時大時小，恍恍惚惚的錯覺往往令我生出「無論如何掙扎都沒有意義」的自棄。

每天，我埋首於數字與英文字之中，偶爾放下書本，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：唇上的鬍鬚又黑又軟，剛剛冒出的喉結有一點點尖、一點點硬，嗓門還沒有真正打開，一種食物吞嚥不完全的艱澀感橫阻在喉嚨，以致幾次淋浴唱歌時，我外公緊張兮兮地跑來敲門嚷：

「品啊，啊是安怎？卵葩攔在喲？」

我默不作聲，任由水花流過腹肚、兩胯，蒸騰的熱氣附於耳後、眼睫，擾得我雙頰一陣紅燙——而我外公猶不死心地在門外大喊：「好啦好啦，全權好好就好啦！較晚我叫瑪麗亞給你燉一碗鴨公湯，補一下，啊？」

我的臉更燙了。一隻手伸到腹部底下有意無意摸著，神祕的黑茸蔓生成倒三角形，奇異的顏色似乎不屬於我身上的一部分。我試著移動腳步，滑腴柔軟的觸感倏忽竄湧上來——太過於柔軟了，使我不由得想起我表哥曾經說過的，關於女孩子的身體——

他說，就是那種感覺嘛，好像把手放在裝滿水的氣球上——也許更軟一點——更軟一點，你能想像嗎？笨蛋！不是像棉花那樣啦！泡沫……也不像泡沫那個樣子！欸，要怎麼解釋咧？難道你從來沒有看過那個瑪麗亞：像是她換衣服啦、洗澡啦？你從來沒有偷牽過她的手？

我在心底暗咒一聲，覺得我表哥總是口沒遮攔。然而，也正是這一層盤旋不去的遐想，一股堅硬的念頭卡在我的胸口，在往後面對瑪麗亞時，很難不去意識到，她其實正是一名年輕女人的事實。

「阿弟，你的臉，不太好喔——」

「你看這個鍋子，我們的影子在這裡啊！」

「今天菜鹹嗎？要不要加一點點糖？」

瑪麗亞端上來一盤破布子，廚房裡滿是煙幕，我的眼鏡也沾染了一片矇矓。矇矓中，瑪麗亞在抽油煙機前忙碌著，手臂一上一下拿起鍋鏟來回攪動，胸前的曲線也一上一下；粉紅色的T恤被汗濕透了，隱約可見其中的內衣顏色，彷彿兩只怯怯張望的眼睛，也彷彿炎炎夏日裡，擾人的紅頭蒼蠅。

然而準確說起來，瑪麗亞生得並不算漂亮：黝黑、捲髮、門牙微凸，走起路來有些外八字的——我把目光逐漸往下移，終究落在那對凸起的胸脯上——光線自窗外滑落，突然旋起嘩嘩嘩的嬉笑，我趕緊低下頭去扒起飯來，對於自己體內拚命抽長的慾望感到無比恐懼。

我外公在一旁嘶嘶喝湯，似乎瞧出了一絲端倪，他輕咳一聲：「品啊，最近有考第一名否？」

我又偷偷瞥了瑪麗亞一眼。

「欸欸欸，我在跟你講話，你是有聽到冇？」我外公拿起筷子指指我：

「啊你是在看佢位？呷飯呷得滿四界！你啲，以後就莫去娶到一個貓仔面！」

我把掉落的飯粒一一拾起，不知怎地，指尖抖得異常厲害。

這時候，瑪麗亞放下鍋鏟，端過來一碗黑色湯汁對我說：「阿弟……」她比劃著：「要補啊！看你的影子……來，喝這個，快！」

抽油煙機早已停止運轉，熱氣伴隨著煙霧爬上牆壁、爬上瑪麗亞微微冒汗的嘴角，她的頸部有濕潤的光澤，胸口浮上一小片晶亮，晶亮的湯汁映出我羞赧的表情，一陣微風吹皺了臉，也把碗口的熱氣吹得不知所蹤。

「品仔，快喝啊！」我外公放下筷子，好整以暇地剔起牙來。

「這個東西很苦耶！」我抗議。

「苦才好！」

「有什麼好？」

「阿呆，喝下去就緊大漢、轉大人啊！」

「以前沒喝，我也是同款大漢嘛？」

「嬰仔有耳無嘴！」我外公聲音突然粗了起來：「你喔，現在不喝，後擺找無某，不要怨嘆阮沒給你補！」

「好啦、好啦！」瑪麗亞甩甩沾滿泡沫的手，收走我外公的碗：「阿公，你就ㄅㄨ要這麼多煩惱！阿弟，你快喝，ㄅㄨ然你的身體，會壞掉！」

我外公起身道：「你看你，人家年歲輕輕就生囡，現在離鄉萬里在這裡賺食，啊你咧？」

我又氣又詫異地望著瑪麗亞洗碗，南台灣的熾熱緊緊貼附於她的側臉：汗涔涔、亮晶晶，她彎下腰去扭乾拖把：一滴、兩滴，滴滴答答、滴滴答答，彷彿永遠沒有盡頭的夢，廚房斑駁的四壁朝我壓擠過來，而我不知所措，一逕盯著牆上的鐘——

「腳！」濕漉漉的拖把在我腳下抓出一條濕漉漉的爪痕。

「瑪麗亞……」我思緒紛亂，結結巴巴喊了她的名字。

瑪麗亞頭也不抬，低俯的背脊浮現隱約的內衣痕跡，成年女性的臀部包覆於緊身牛仔褲之下一——不算圓，也不算癟，就是比洪曉玲的臀部多了些什麼——我又瞥了一眼牆上的鐘，心底惶惶地，感到額角的汗水一寸一寸爬到下巴來。

瑪麗亞抬起頭，見我飯也沒吃、湯也沒喝，叫起來：「阿弟，要上課啊！」

溫熱的，一陣一陣的風鑽進紗窗，狹仄的廚房充滿了黏膩，瑪麗亞的胸前完全濕透了！內衣上的蕾絲吸收了水份，活力旺盛地抽出枝葉伸展至腋下、頸部，一朵朵小花在她身上開得到處都是！白色的花瓣像雪一樣嘩嘩嘩飄進我的眼底，惹得我忍不住大喊——

「起來！起來！」

「平生無大志，只求上台大！」

「再拚一點！再拚一點！『不行』是男人的大忌！」

嗤嗤嗤嗤。嘩嘩嘩嘩。似乎有什麼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過來？

「喂！」我衝上前去，試圖撥開那些不斷湧出的小花，卻始終不見瑪麗亞黝黑的面孔，只有大塊大塊旋落的雪片——嘩嘩嘩嘩、嗤嗤嗤嗤，嗤嗤嗤嗤、嘩嘩嘩嘩——越來越厚的花叢朝我蔓生過來，我的胸口同樣開出

一朵又一朵的小花……

嗤嗤嗤嗤。嘩嘩嘩嘩。

麥克風突然失控的尖銳捅進我耳底，乍醒的心跳如斯飛快，以致坐在冷氣強烈的補習班裡，我竟一臉汗水。

「啊你是昨晚打手槍打得太累了喔？」我表哥以手肘抵了抵我的腰眼：「怎麼今天睡得像條死豬？」

我沒說話，抹了抹臉。

「小心喔！一滴精，十滴血啊！」我表哥搖搖頭。

我把保特瓶裡的水喝光，把我的苦惱告訴他，包括我外公在餐桌上嘮嘮叨叨的那一番話。

我表哥拍拍我的肩膀，露出極其欣慰的表情——他覺得整件事情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啓示：那就是，我真正「發育」了！而且發育的情況非常良好，包準可以長到一百八！

「爲什麼？」我表哥嚼起口香糖：「那還用說，願意爲女人煩惱，表示你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嘛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囁嚅道：「你也爲女人煩惱，爲什麼你的身高只有一百六？」

「是一百六十五！」我表哥幾乎叫起來：「你唷——告訴你，你那個是『爲情所苦』，我是『談戀愛』，我們兩個不一樣！」

他解釋道：「苦惱是需要思考的，思考需要更多的腦力，腦力來自體力，你的『發育』就是這麼來的，瞭解了沒？」

我搖搖頭，告訴他，我很羨慕他有勇氣向女孩子告白，還有和女孩子接吻不知是什麼滋味？

我表哥不耐煩地悶哼，你幾歲，我幾歲？在你這個年紀，我的鬍子還像毛毛蟲一樣在那裡亂爬！我表哥神情嚴肅：「你聽我說，女生嘛，就像一杯白開水，愛是方糖，方糖丟到水裡不一定會融化，必須用力攪拌——攪拌啊，你懂不懂？」

我點點頭，又搖搖搖頭，想起全身開滿小花的瑪麗亞——我該怎麼「攪拌」她呢？

「算了、算了！」我表哥顯然放棄了，他說：「待會下課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！」

往後的日子裡，我經常想起這一段，一段堅硬得看似無法被穿透的時光，一段夢遊似的白茫茫的日子，而我暈頭轉向被我表哥帶著到處亂闖亂晃——在那個「面對瑪麗亞而感到臉紅」的撞擊點背後，是否有一絲絲裂縫，可以讓我看清楚青春究竟是怎麼回事？而瑪麗亞呢，她的青春早已結束，或者正要開始？生了二個小孩的她，會怎麼看待青春期的我？

這一刻，我來不及多想，我和我表哥神色緊繃地貼在一扇氣窗前。

從俯瞰的角度看來，我們趴下的姿態肯定像極了兩隻靜止不動（且無法被理解）的青蛙。我表哥輕輕推了一下氣窗，玻璃與窗框之間居然「裂開」了，他小心翼翼卸下其中一角——顯然，從他熟練的動作看來，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了。

「噓！」我表哥壓低了嗓音。

我的臉湊近那個缺口，眼睛半睜半閉：「真的沒有問題嗎？」

「你真的很吵耶！」我表哥豎起食指抵住嘴唇，示意氣窗下有人。

模模糊糊的人影透過模模糊糊的隙縫移動著，我的眼鏡很快蒙上了一層水漬，嘩嘩嘩嘩的水聲遙遠地拍打著地面，帶有一種空洞的回音，可以聞到海馬牌沐浴乳特有的香味、絲逸歡洗髮精、黑人牙膏……我表哥冷不防回過頭來對我說：

「喂，你哭什麼哭啊？」

「我哪有！」我頂開他搭在我肩上的手，取下眼鏡、捲起袖口——實在太熱了！汗水流進我的眼窩、我的鼻孔、我的唇角——那個細長的洞口成爲熱水沸騰的出口，我臉上的每一寸毛細孔都積滿了一窪窪水漬，但我未嘗打算哭泣，雖然無法確定，我是不是激動地流出眼淚而不自知？

四周被大片大片的空白佔滿了，瑪麗亞的頭髮、雙手也是大片大片的白，臀部更是白得厲害！她很快低下身去，露出背上更多的白，使得我的眼前產生一次近乎爆炸性的曝亮，完全無法置信——這就是瑪麗亞的身體！這就是這陣子以來，經常出現在我夢中，遠了又近了的，無法被觸摸、被擁抱，稍一接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女體？

瑪麗亞很專注地搓洗著大腿、腰身，似乎摸索了好一陣子——突然，她尖叫起來！

我差點也叫出聲來！下意識地拔腿就跑，沿著防火巷朝我外公常去的王公廟飛奔，一路上跌了好幾次跤！

怎麼會——爲什麼，瑪麗亞的身體那麼白？

我表哥從背後追上來：你跑什麼跑？精彩的還在後頭啊，她根本沒發現我們好不好？你這樣乒乒乓乓，她才會發現！而且，我表哥喘口氣：哪有，哪有像你這樣的，偷吃還忘記擦嘴！至少，也要把那片氣窗，恢復成原狀嘛，實在是一——你！

我沒答腔，一雙手緊緊交握，手心又濕又熱，彷彿握著一隻剛剛出生

的活物，那樣柔軟得令人不知所措。

也就是從那天起，我發現瑪麗亞的大腿外側，有一小塊灰淡的，像是墨汁跌入宣紙而暈開的瘀痕。

每每塗抹肥皂時，她總是小心翼翼地檢視那瘀痕，偶爾把腳擱在浴缸上，拱起的背脊可以看見穿戴內衣所殘留的粉紅痕跡——凸起的肩胛溢出透明光澤，泡沫，水花，嘩啦嘩啦——通過那狹長的、幽暗的視野，我輕輕呼吸著，生怕稍一不慎，這一幕美好就會像水珠一樣蒸發。

儘管，我內心的恐懼與罪惡感不斷發出這樣的吶喊：

我。在。偷。窺。

我在偷窺瑪麗亞洗澡！

我低頭坐在桌前，發現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、英文全變形——一個女人的形體逐漸浮現於我面前：這是眼睛、這是鼻子、這是嘴——黝黑的面孔朝我緩緩貼近，但我並不接觸她的眼神，只是貪婪地望向她的胸口、她的腹肚……我外公目睹我面紅耳赤，忍不住道：「品仔，啊你最近怎麼三魂走七魄？」

「少年不會想，食老不成樣喔。」

我外公平靜地說：「古早人在講，『無讀冊，娶無某』欸。」

讀冊！讀冊！越讀越怨嗟！

我在心底大喊，很想不顧一切往外衝——躍過這個鎮上最熱鬧的中正路、穿越最渺無人跡的乞丐寮，也許途中聞到市場旋起的惡臭、也許看見風箏始終懸浮的悠閒——但我動也不動，壓抑著下腹躁熱的欲望，日復一日躲在暗處窺視瑪麗亞入浴，光照將我的影子分散於牆上，遠遠看去，像

一隻凌亂的獸。

有一次，瑪麗亞突然澡洗著洗著，仰起頭，一雙大眼靦腆，不知盯住什麼，嚇得我不由貼緊了氣窗，以為這次真的逃不掉了！然而只見她坐在馬桶上：雙腿叉開，一隻手撐住牆壁，另一隻手滿是泡沫地伸進兩胯間——彷彿寂靜被瞬間刺穿，從哪裡生出的蕨類窸窣窸窣、窸窣窸窣，可以聽見四壁輕顫的喟嘆，越來越劇烈、越來越劇烈，最終整個浴室盈滿了翠綠的顏色！

我感覺到自己正在**劇烈地**往下墜！

然後，我返回房間，手心不聽使喚地，發抖，直到我回過神來，胸口竟已是一片濕黏。

那究竟意味著什麼呢？

我揣度著：瑪麗亞微蹙的眉、微露的唇齒，往前挺起的胸口垂掛著白色的泡沫，大腿甚至抖動了起來——那一刻，我的雙手雙腳同樣在半空中抓著踢著，白色的世界無限開展！但說也奇怪，自始至終瑪麗亞未嘗出聲，四周跌入凝凍靜止的異質世界，只有極其細小的刮磨，自排水孔底部發出幼獸般掙扎的哀鳴——

（她為什麼這麼做呢？）

（她——）

面對冰箱上倒映的那個黑影，我出神地想起那一次，我外公被自己的影子嚇得奔出廚房的窘況。那時候，一切都還很平常，除了瑪麗亞剛剛踏進這座房子時，頸後香水輕輕搖晃的流動感，以及她轉過身去猛然看見不鏽鋼上的黑影的驚呼：

「啊。」

（一如後來在浴室裡，每每碰觸到那個瘀痕的單音）

（或者更接近於無意識的震顫）

（或者……）

我從冰箱裡取出一瓶礦泉水，將瓶身按壓在臉上，希望借此降低內心的煩躁。然而瑪麗亞的笑容揮之不去，她興沖沖地拉著我的手，要我凝視鍋碗瓢盆上的臉——擴大的、扭曲的，金屬光澤透露出黑色的眉眼——對她而言，它們是新奇的經驗，是不同於往昔生活又冷又硬的「現代科技」環境。

「所以說，離開故鄉，很不習慣吧？」明明知道是多餘的問句，我仍忍不住脫口。

「沒辦法啊，阿弟，錢很辛苦的，沒錢更辛苦啊！」站在流理台前，瑪麗亞手裡持續剝著豌豆，綠色的汁液嵌入她的指甲中，形成半月形的鮮豔。

「那妳丈夫呢？他為什麼不一起來？」我彎下腰去撿拾掉落的一截豌豆，不經意瞄向瑪麗亞腿上，那塊淡淡淡淡，胎記似的瘀痕。

「他在家看小孩啊。」

「孩子很大了嗎？」

「我去機場的路上，他們一直哭、一直哭啊……」

「那妳有帶著小孩的照片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丈夫對妳好不好？」

「……」

瑪麗亞的睫毛一眨一眨，浮現了一絲絲不確定的恍惚感，手裡的豌豆莢同樣一上一下，懸盪，懸盪。我的思緒因而飄遠了。再度鑽入那道細長的玻璃缺口，氣窗上有我黑色的眼睛：浴室裡的女人舉起腳來打量著關節交會處的那個瘀痕，然後輕輕抹起肥皂，試探性地擦了擦——沒有尖叫，也沒有無可告人的舉動——像大腿上生出的一只灰色眼睛，半開未開地對著外面的世界靜靜窺視。往上看去，瑪麗亞的下巴高高仰起，不見眉眼，胸前的泡沫不斷滑落，白色的身體就這麼一點一滴，一點一滴，冰塊溶化似地往下流，流了一地的水。

「啊是發生什麼事？」我外公這時候從甬道走進廚房，賓士髮膠的油膩頓時佔滿了四周空氣。

「阿品，你給人家糟躪喔？」近看之下，我外公的西裝後襠皺起一張笑臉，也就是一張老舊的笑臉。

「沒有啦！」我站起身，拉開另一張椅子給我外公：「阿公，你怎麼穿得這麼緣投，要出去是否？」

我外公點點頭，欲言又止。

「阿公，你又要去吃那個豆菜和乜一乜油是不是？」瑪麗亞將豌豆莢一把抓起，放在流理台下清洗，嘩啦嘩啦的水聲掩蓋了她哭泣後的鼻音。

「今天要去病院吶，」我外公想起什麼地，叮囑瑪麗亞道：「記得欸，等一下雞湯不可加鹽，啊？」

聽他這麼一說，我央求著：「阿公，今日我也想去病院看看……」

「你嬰仔去做啥？」我外公抽了口菸：「恁阿嬤現在人不爽快，你去了伊也不會較困活哇。」

「品仔，」我外公整了整領口：「你聽我講，在厝裡認真讀冊知否？千萬不當像你四舅同款，一世人撿角！」

我四舅……我在心底哀嘆一聲。有一片刻，我外公陷入凝塑不動的沉思之中，表情顯得如斯嚴肅而蒼老，凹陷的眼窩在陽光底下透出格外濕潤的光澤，彷彿我外婆始終水氣汪汪的目珠，說著說著眼淚就這麼流了下來。

我有多久沒見到我外婆了呢？

自從她住院以來，這個家便浮動著一股空洞的意味，大廳裡的電視機很久沒扭開了，也很久沒聽見晨間的唸佛聲了。頂樓佛堂發出潮濕而沉悶的氣味，有一兩次推開門，從蒲墊上飛出幾隻歪歪斜斜的白蟻，它們爬在鋪滿了灰塵的佛桌上，以致我外公責備地睨了瑪麗亞一眼。

「是阿嬤，阿嬤叫我ㄅㄨㄟ要、ㄅㄨㄟ要……」瑪麗亞挾著衣襬，怯怯辯解。

大人們來來去去，總是聚在甬道盡頭不知談些什麼，偶爾可以聽見：「就講伊那邊和咱這邊是兩個款欸……」

「那個富仔也真是，要伊出個錢請護士來照顧かあさん（母親）……」

「就是說啊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五只指頭伸出來都不平截，誰的心肝不是歧一邊？」

「真正是好心給雷驚哇！」

我問我娘，外婆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出院？現在是誰在照顧她？為什麼家裡的氣氛「怪怪的」？我娘頭也不回，只簡單說了句：「無嘴話治家。」

然後擦拭起那本《王公本願功德經》與佛桌，佛桌桌腳被白蟻侵蝕得那樣厲害，一小撮一小撮白色粉末堆積於地上，彷彿一座座小山。

每天每天，我外公由瑪麗亞陪著，提起雞湯去醫院探視我外婆，然而每天每天，雞湯最後都進了我的肚裡。

我憂心地問瑪麗亞：「情況怎麼樣？」

瑪麗亞皺起眉頭，似乎思索著該用哪個字眼比較恰當，眼睛睜得又圓又大。

我想起我外婆還未病倒之前，經常對著瑪麗亞說話——無論她是否明白——好幾次，談到我外公後來娶進門的「另一個太太」，說是他決定要把財產平均分配給「她們（我外婆還有那個小妾）兩個人」，為此，我外婆哭得撕心裂肺：

「再安怎講，我和伊艱苦這麼多年啊！」

「這麼多年你知否！」

「這麼多年！」

那時候，瑪麗亞被我外婆的激動震懾住了，一邊聽，一邊同樣流下淚來——或許是想到那一場來到異地的辛酸過程吧，或者是對家鄉的強烈思念？她和我外婆彼此拍撫著對方的背，擁抱的姿態如斯親愛，宛如母獸與幼獸相濡以沫。

「阿嬤她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她好像……她……」

我無法理解瑪麗亞的話語，只覺得她微蹙的眉頭飽含了許多心事，彷彿再度墮入那個將手伸進兩膀的私密——無聲無息，又輕又重——只有我知道，在那樣封閉的時刻底，她是那般無拘無束，釋放自己內心底層的秘密：並非爲了激發慾望，而是不得不面對生命最深切的寂寞。

寂寞塞滿整個房間。

寂寞在瑪麗亞的心底留下顫抖的烙印。

寂寞是無底的例行公事。

那些日復一日的燉煮雞湯、掃地拖地、洗碗洗衣服洗廁所的規律機械，她也有浮現一絲絲疲倦的時刻，也會想起生命中的某段風景、某一個她傷害的、被她所愛的人嗎？長期分隔兩地，她丈夫還會等著她回去嗎？每個月她匯回家的錢，家裡都如何運用呢？丈夫依舊愛她嗎？

我感到頭痛欲裂。

「瑪麗亞……」

我終究指著她大腿上的那塊灰淡顏色：「爲什麼，它一直，一直沒有消失啊？」

「這個啊……這個……」

瑪麗亞抬起頭來，望向窗外，遙遠的天空有乾淨的雲，雲層飄過她的臉龐、牛仔褲——褲腳沾了一小塊暗紅色的污漬——「這個……」斷斷續續的聲音顫抖著，太陽已經落到地平線的另一端，天色很快就要暗了。

「因爲……」

瑪麗亞沒把話說完。一滴淚水掉到我的嘴裡，鹹鹹的滋味——原來她

的眼淚也是鹹的！我這麼詫異著（我還以為她的眼淚有點不一樣哩），伸出手去拍拍她的肩膀，針織薄衫特別柔軟，底下凸起的內衣肩帶格外堅硬，我的掌心生出又刺又舒服的奇特觸感，忍不住往下摸、再往下摸——

「不可以！」瑪麗亞拉住我的手。

也就是這麼一拉，我們倆雙雙往後跌入白色無涯的深淵裡！快速下墜的掙扎中，我緊緊抱住瑪麗亞，發覺她的眼睛異常澄澈，偏黑的皮膚發出細緻的光澤，奇異的是，我的手腳竟不斷抽長、再抽長，直到整個空間塞滿我的身軀！

墜落的速度實在太快了！我和瑪麗亞因而分散開來，看見她在遙遠的一方露出勉強的笑，瘦小的臉龐變得更加瘦小，腿上的那個瘀痕越來越明顯、越來越碩大！一如風雨欲來前的陰鬱，灰澹的雲層沉重積壓，最終卻未降下雨來——瑪麗亞的那個瘀痕同樣保持著不變的灰淡，不流血也不紅腫，只是牢牢地「存在」，像我外公和我外婆，以及「另一個太太」、那些孩子們（我母親、我舅舅、姨媽……），他們之間存在的傷害從未被明白檢視，但他們的內心（屬於這個家庭之間的）都深深浮現了那個半大不小、不輕不重的瘀痕——

瘀痕必定會從灰淡轉為青紫，再變成赤紅嗎？

（所以說，瑪麗亞腿上的那個瘀痕究竟是怎麼造成的呢？）

許多年後，面對冰箱上的倒影，我想起瑪麗亞第一天踏入我外公家的詫異表情，還有後來我在我表哥帶領下，養成的偷窺習慣：在浴室裡，在無可名狀的情緒裡，那個如影隨形的瘀痕牢牢貼附於瑪麗亞的大腿上，直到她不再在我外公家幫傭前，它都像一只凝結的傷口那樣，隱隱約約彰顯著它灰色的力量。

想到這裡，下意識地，我在自己的腿上摸索著，赫然發覺不知從哪冒出來的瘀痕——我略略吃了一驚！把腳擱在浴缸上，仔細打量著它，手裡

撥動水花，搓出一團又一團的肥皂泡沫。

然後，我試探性地，朝著那個瘀痕擦了下去——